



瀟碧堂集卷之十一

石公表宏道中郎撰

麻城李長庚西鄉閱

叙

序高氏家繩集

蘇子瞻酷嗜陶令詩貴其淡而適也凡物釀之
得甘炙之得苦唯淡也不可造是文之
真性靈也濃者不復薄甘者不復辛唯淡也無
不可造無不可造是文之真變態也風值水而

漪生曰薄山而嵐出雖有顧吳不能設色也淡
之至也元亮以之東野長江欲以人力取淡刺
露之極遂成寒瘦香山之率也玉局之放也而
一累于理一累于學故皆望岫烏而却其才非
不至也非淡之本色也里高氏毋有文譽而遂
溪公尤多著述前後為令不及數十日輒自罷
去家甚貧出處志節大約似陶令而詩文之淡
亦似之非似陶令也公自似也公之出處超然
毋味似公之性公之性真率簡易無復雕飾似

公之文若詩故曰公自似者也今之學陶者率
如響搨其勾畫是也而韻致非故不類公以身
為陶故信心而言皆東籬也余非謂公之才遂
超東野諸人而公實淡之本色故一往所詣古
人或有不齊不至余束髮已知嚮慕公近者吳
川公梓其家集始獲畫公及高氏三世之藏吳
川公者公仲子高才邃學先兄廢子之師也為
令以伉直著聲閱數月亦去遵先轍也懷公集
三十年出入必俱今春始成帙遂以先大父孝

廉公三詩賦冠首而已所著若干卷綴其後孝
廉公之生甫廿有二歲才思澎湃如川之方至
吳川自出機軸氣雋語快博于取材而藻於屬
辭比之遂溪蓋由淡而造於色態者所謂秋水
芙蓉也昔陶氏五男不好紙筆而遂溪之後雲
蔚霞起豈黃頭歷齒所敢望哉王元禮論家門
集曰史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文
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雕龍父子三世然未有
七葉之中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余邑不能文

而恥言文最為惡習獨高氏能世擅其業噫彼
安知烏衣諸郎為史所豔稱若此也

叙曾太史集

嘗恠退之論文其觀于人也笑之則以為喜譽
之則以為病夫文道之貌也唯恐不式奚取人
之嬉笑呵怒以為快及讀公所著毛穎傳無甚
僻者當時以為譏戲不近人情雖至相習如張
文昌輩猶有遺訾其嘆伏以為絕奇不可及者
獨柳柳州及李肇耳夫人情譽因而惡創其所

習觀曹然好之耳目稍易驚詫頓作安在譽之不為病也余才力不逮古人而妄意述作一時諸君子所贈灸者謬以為非遂欲去同取獨世爭咲之而退如曾太史獨以為近古過相印許余與退如非素暱也豈別有氣味耶余之稱與毀不足道而使退如有譽無益之癖世之笑之當有甚于余者也退如詩清新微婉不以儻傷其氣不以法撓其寸而余詩多刻露之病其為文高古秀逸力追作者館閣之體主嚴退如則

為刁斗為樓閣叙記之作主放退如則為江海為雲烟余文信腕直寄而已以余詩文視退如百未當一而退如過引若以為同調者此其氣味必有合也昔人謂茶與墨有三反而德寔同余與退如所同者真而已其為詩異甘苦其直寫性情則一其為文異雅朴其不為浮詞濫語則一此余與退如之氣類也退如善名理一時同志如雷何思蘇潛夫函蓋合而水乳契是其中有真臭味非文字相也雖然此猶龍氏所稱

下士聞而笑者其于文一機軸也昔有禪人為
老衲所姍笑羞澁不能出一語次日請益老衲
曰汝見登場傀儡乎曰見曰汝不及也禪者悚
然問故曰渠愛人笑汝畏人笑耳此語與退之
互相發退如欲見性命於文章乎抑即文章見
性命也俱當於笑中求之

百未監司周公實政錄序

代

天下之理亂視吏治浮實而已世之敝也為政
者獵華譽而以城池錢穀為俗吏事嗟夫事誠

俗也盡天下之吏而皆以為俗誰為任事者此
游談也古稱繪事家貌鬼神多工而人物乃拙
何也冥漠者易詭近取者難似也夫高談浮譽
鬼神也無才者之所躀匿也繕修錢穀之事人
物也經世之實畫也晉之君子喜為清談而陶
士行為荊州刺史獨曰老莊浮華不可行至於
私稻官柳木屑竹頭皆親自綜理晉賴以安晉
之南渡不即胡羯者俗吏陶侃力也宋之君子
高談理學而孟璞玉少隨軍伍至其帥荆湖首

通三海修十隘作公安南陽兩書院以待襄蜀
士之歸者史稱土木之工百七十萬而民不知
役宋之恥所以雪而夷虜不即鳴鞭者俗吏益
珙力也使一卅之吏而皆俗若此俗亦何惡噫
此荆楚故事也今天下承平改修職舉縉紳先
生裋衣博帶足以坐鎮而浮譽漸張綜覈少裒
筦庫糠粃之說亦時有之監司周公來蒞荆土
獨去一切華飾修行實改其大者如繕城浚隍
興學積貯清屯恤郵量淤湖去浮糧等類皆王

改首事興除具備公通籍三十五年一操不易
大都悃悞無華不求人知故公以是見挫然亦
以是見伸公之學如良金在冶久而彌精又如
深山松栢飽歷風霜愈見道古蓋公之才識卓
而又閱歷世態久甘苦辛酸備嘗之矣此自古
國家大事所以常倚辦老成人也今公以外臺
僉晉卿秩此實異典昔丙吉謂魏相曰朝廷已
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今公知矣措此實改于
天下猶反掌也某等下吏日奉公教條從事淑

公最親而不能挽公之去遂以公所行實以一編次付之剞劂冀以自程復用垂示將來公行矣異日荆人將尸公與陶孟而三之

陶孝若枕中藝引

夫迫而呼者不擇聲非不擇也鬱與口相觸卒然而聲有加於擇者也古之為風者多出於勞人思婦夫非勞人思婦為藻于學士大夫鬱不至而文勝焉故吐之者不誠聽之者不躍也余同門友陶孝若工為詩病中信口腕率成律度

夫鬱莫甚於病者其忽然而鳴如瓶中之焦聲水與火暴相激也忽而展轉詰曲如灌木之縈風悲來吟往不知其所受也要以情真而語直故勞人思婦有時愈于學士大夫而呻吟之所得往往快於平時夫非病之能為文而病之情足以文亦非病之情皆文而病之文不假飾也是故通人貴之

謝于楚歷凶草引

古云詩能窮人又云詩非能窮窮者而後工也

夫使窮而後工曹氏父子當為傖夫而謝客無
芙蓉之什昭明兄弟要以純綺終也唯云詩能
窮人大似有之管城親而牙籌踈一不合也氣
高語率令人自遠二不合也富者惡其厲繇仇
之若敵貴者忌其厲官避之若崇三不合也有
一於此皆足以窮而况併之故云一日執管三
朝廢饗妻子之所羞而宗黨之所怒也是物者
何益人秋毫事而余輩酷嗜之余與于楚交有
年初于歛再于白下于廣陵于燕市每見必以

詩相質力追作者今春忽見于柳浪衣上塵寸
許是則夢想不及者也問別來何所遇嘿無語
試解其裝但見其詩益富語益奇而他無有余
嘆曰謝郎窮若此而詩不止是中殆有鬼非命
也善乎坡公之謂王子立也有致窮之具而與
子瞻為親又欲往求魯直其窮殆未易瘳也余
才不逮古人而窮不啻過之世人之見余者皆
唾畏其氣相沾染也于楚訪余深山是余大幸
然兩人者其氣味適足以相增益甚非趨避之

道也于楚不能忍窮幸且焚筆研余亦從此改
業焉

識伯脩遺墨後

伯脩酷愛白蘇二公而嗜長公尤甚每下直輒
焚香靜坐命小奴伸紙書二公閒適詩或小文
或詩餘一二幅倦則手一編而卧皆山林會心
語近懶近放者也余每過抱甕亭即笑之曰兄
與長公真是一種氣味伯脩曰何故余曰長公
能言吾兄能嗜然長公垂老玉局吾兄直東華

事業方始其不能行一也伯脩大笑且曰吾年
止是東坡守高密時已約寅年入山彼時纔得
四十三歲去坡翁玉局尚二十餘年未可謂不
能行也昔樂天七十致仕尚自以為達故其詩
云達哉達哉白樂天此猶白頭老寡婦以貞驕
人吾不學也因相與大笑未幾而伯脩下世嗟
乎坡公坎軻嶺外猶得老歸陽羨樂天七十罷
分司優游履道尚十餘年使吾兄幸而躋下壽
長林之下兄倡弟和豈二公所得比哉弟自壬

辰得第宦轍已十三年然計居官之日僅得五
年山林花鳥大約倍之視兄去世之年僅餘四
載夫兄以二老為例故以四十歸田為早若弟
以兄為例雖即今不出猶恨其遲也世間第一
等便宜事真無過閒適者白蘇言之兄嗜之弟
行之皆奇人也甲辰閏九月九日弟宏道書于
梔子樓

壇經節錄引

古今譚禪者皆祖是經數傳之後燈分派別若

不可詰而智者了之唯是一法初祖曰心如牆
壁可以入道大鑿曰本來無物何用掃除是即
祖師門下金剛圈棘栗蓬之前麾也一切五位
三句玄要料揀總不離是夫扃筭閉鑰以防盜
也而盜之竊筭也唯恐鑰之不堅我以干櫓禦
而彼即竊吾干櫓以來故曰為之符璽以防之
彼併吾符璽竊之或銅或竹或龜或魚或科斗
或席爪以示不可測而偽滋甚然終不得廢符
唯智者善通其變以救一時之詐而所謂符乃

益多後來者見方圓之各異黑白之各不相入
以為古法廢盡而不知本一符也其用在可為
信不在符之同異也孔子曰殷因於夏損益可
知今之讀尊宿語錄及提唱綱宗者以為古人
如是平常後人如是奇特疑謗取捨囂然百出
而不知世道之機實使之然祖師無是也且世
道何過法立而敝生敝更而法移法與敝自相
乘除要之世道亦無是也世不信不得已而有
符道不信不得已而有法法豈有實哉壇經符

之始也中頗有贗者夫披沙而見金不若純金
之愈故畧刪其贗與其俚而複者要以天下有
道守在四夷雖符亦無所用之矣

賞心集引

雨中坐艸堂閱明教所裒賞心集用心良苦如
好方人處處覓方或敝簡冊或田翁野嫗或叅
訪道侶所有單方異藥盡入手籍凡天下秘密
之證與不可救療之疾指掌無復遺恨而一遇
常病寒熱相反陰陽少乖歷試諸方無一驗者

其人乃大惱曰我知非和奇而世人之病自不與加值諸人以不善病病吾知非吾知也必欲取天下秘密之病以驗方而所謂秘密者又百出於此其人煩懣不知所出請問醫王醫王笑曰諉不云乎學方三年無病可醫學醫三年無方可學子但能察脉識源方在汝心不須覓也。其人媿服明教徧歷方藪儲藥如丘余適有覺病乞一海上異方未知可否有則願為檢出不然是吾不善病適不與方遇也江西有葛道

人者客予里善談陰陽生剋每一病出則云東垣若何丹溪若何素問內經又若何病者聽之以為盧扁復出而及其取效反不得與余村鄔冲頭陳打卦等此非不遇病之過泥於治之過也明教好方人也余則談陰陽生剋之葛先生而已因書卷首以俟公異日一笑

郝公琰詩叙

郝公琰訪余柳浪以詩為質且以舉子業求政余告之曰夫詩與舉子業異調同機者也唐以

詩試士如桃李不言行不由徑等篇束於對偶
使事如今程墨然而集中所傳多其行卷贈送
之什即今之窓課也今代為詩者類出於制舉
之餘不則其才之不逮逃於詩以自文其陋者
故其詩多不工而時文乃童而習之萃天下之
精神注之一的故文之變態常百倍於詩迨於
今雕刻穿鑿已如才江錦瑟諸公中唐體格一
變而晚矣夫王瞿者時執之沈宋也至太倉而
盛鄧馮則王岑也變而為家太史是為錢劉之

初至金陵而人巧始極遂有晚音晚而文之態
不可勝窮矣公琰為詩為舉子業取之初以逸
其氣取之盛以老其格取之中以暢其情取之
晚以刺其思富有而新之無不合也公琰年少
而才新年少故非出於制舉之餘才新故非逃
於詩以自文其陋者今所著詠懷詩具在清新
雅逸絕無贅語浮詞極他日才情之所合嘉州
長江可漸至也一舉子業又何足以難公琰哉

僧冷雲過柳浪出茂寸張君時執若干求評余
笑曰少而習之今忘去久矣余每見坊間時刻
輒昏昏然如醒者之在枕也聞兒輩讀如聞三
韓語了不辨夫唯余衰朽不入時乃不知彼之
佳若使余以為佳則彼亦故機老錦非復入樣
花繡也余友潘去華為場屋老手往年官壘卿
弟小修以文求質去華閉目搖手曰時過矣恐
悞君君以今日之表生質余而余以舊日之潘
生正君君所尚者成周之文而余所守者結繩

之治其能悞君審矣余服膺此言故凡以舉業
質者皆謝却之而冷雲求不已遂取茂寸文讀
數過余雖不知文而其詞之清警理之深長余
猶能知之夫余之所不知既不敢的然以為非
則余之所知又安能必世之我是也然自余論
則與其不知也寧為可知遂喜而識其端

吳長統行卷引

宋有詞客貌竒陋客遇之輒得不吉久而人爭
避匿無敢與遊者客益困欲死不得一薦紳憐

之曰是子雖數奇豈能崇人耶因筵台之一坐
盡駭愕走者半數日後主人罷官筵中人非病
則蹶無一免者嗟夫世謂詩人窮耳乃有窮至
此極者耶今長統貌雖古然陋未甚其窮非以
詩蓋窮而後為詩者與人交不能自昌其身而
要不能厲人願今之為貴人長者見長統幸且
無避匿長統之不能厲余蓋以身試之矣

瀟碧堂集卷之十一

瀟碧堂集卷之十二

石公表宏道中郎撰

麻城李長庚酉卿閱

叙

邑錢侯直指疏薦序

善治者不擇民猶善將者不擇旅也是故擇物
而試鋒其鋒必濡京兆之治也以張子高民非
暱於子高也益州之治首尾于張復之而單于
代者民非怙張而醜代也比屋而托者猶是民

抱牘而從者猶是吏一日更其所蒞遂使淳頑
異俗而巧拙易性故曰地無夷險夷險在人蓋
余邑之病令久矣而錢侯來政始舉邑雖巖爾
素稱劇一城如斗大江水割其址且半廬居柴
立巷陌四凸然市晝冷先聖無宮邑大夫無後
宇郵署之積不芟溜不覆軒輜之使旁午於道
令日夜持手板不得休羸騎散卒以充往來稍
不如意則棄車騎各鳥獸散令且以是得過胥
徒冠而蛾眩朱紫令詰之不得俗慄悍快訟相

輒以穿輸公帑不以時鐺索之聲琅琅道塗持
籌者盈縮其額餌其半公家之籍不如令甲令
往往注下考每歲終課堤役里閭騷動滑民黠
吏倚為谿壑而堤頽削如故諸青衿睨其旁持
短長高步濶袖令煦煦然如慈媪之于驕隣故
邑數十年無善治邑父老為余言前時有楊侯
稱能吏以高第遷余時童無所知識自總角後
所見邑令長若干人久者四三年近者數月一
歲輒毀傷失名落落以去即邑中士民亦謂茲

邑果足以厲令雖宓子賤西門豹復生無可復
措手也錢侯來甫閱歲數仞之宮巋然官寺區
署敞者更蠹者飾江上為層堤縱橫之縱者以
捍橫者以衛邑人士鄉土之心始定市肆漸豐
樂入廛之氓以歲月至民供輸無追逮者耻不
先比閭功曹書文字而已鈴下備傳呼無他指
使誕辭者匿而去訟寔常虛日高春則已放衙
諸縫掖以文事至揖而坐旬摘字商移甲乙不
厭以公事至假以溫顏或過激則平氣以諭以

不直被摘至示之三尺已心懾則以情寬譬之
其人乍慄乍溫士無不戴且伏郵驛之客所至
如舍供具侈饒吹騶卒皆奉成命無敢譁者直
指使廉得其實以治行最聞于朝會漕使者亦
上侯治狀夫今之黃童白頭猶昔氓也高冠長
裾猶昔士也陽侯之波非偶恬而窮竒之腹非
有厭也羈鞅絡繹不減於前錢穀簿書不縮於
後昔也廢今也舉昔也囂今也熙昔為瘠數今
為腴鄉影表雖神不捷於此由此觀之令待地

耶抑地待令耶侯為人豐頤廓額精神舉體操
潔而度充機活而才捷史稱劉道民目覽詞訟
手答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皆悉
瞻舉邑侯有焉夫皎皎者近刻而優優者近庸
倜儻者自用而博取者人用之侯以寬行其清
故無苛清以虛用其裁故無逸照霜雪以厲之
春陽以膏之龍泉之鋒而以試毛何有此藁爾
也異日者行之天下書之史冊當與京兆益州
並傳高第云乎哉

送江陵薛侯入覲序

當薛侯之初令也璫而席者張甚郡邑之良泣
而就逮侯少年甫任事人皆為侯危侯笑曰不
然此蒙莊氏所謂養席者也猝饑則噬人而猝
飽必且負嵎吾饑之使不至怒而飽之使不至
驕馭在我矣已而果就約至他郡邑暴橫甚荆
則招之亦不至而是時適有播酋之變部使者
檄下如雨計畝而誅計丁而夫耕者哭于田驛
者哭於郵而荆之去川也邇沮水之餘被江而

下惴惴若不能一日處侯諭父老曰是釜中魚
何能為戒一切勿囂且曰柰何以一小逆疲吾
赤子諸徵調皆緩其議未幾果平余時方使還
聞之嘆曰今天下為大小吏者皆若此無憂太
平矣小民無識見一二官吏與璫相持而擊則
群然譽故激之名張而調之功隱吾務其張而
不顧其害此猶借鋒以割耳自古國家之禍造
於小人而成于貪功倖名之君子者十常八九
故自楚蜀造禍以來識者之憂有深於璫與夷

者辟如病人異病之速去也而純用攻伐之劑
其人不死於病而死於攻今觀侯之治荆激之
耶抑調之耶使侯一日而秉政其不以貪功倖
名之藥毒天下也審矣侯為人豐頤廣額一見
知其巨材今年秋以試事分校省闈首取余友
元善次余弟宗郢元善才識卓絕其為文骨勝
其肌根極幽徹非具眼如侯未有能賞識其雋
者余弟質直溫文其文如其人能不為師門之
辱者以此二士度一房奚啻得五侯可謂神於

相士者也侯之徽政不可枚舉畧述其大者如此漢庭第治行詎有能出侯上者侯行矣

送徐太府見可入計序

黃平倩太史嘗為余言徐君見可者今之子長也余既得鳩茲集讀之良然無何而公以治行高第移守南郡郡劇地也乘貂席之後官務百脞而民屢病公裁斷如割陰以寬調諸困者朝而入牘未日中剖焉士之執舉子業者盈達公摘瑕指瑜無不心折民之羸者老者偃而杖者

囂然集堦墀公目而指之曰某宜散宜飲宜某法餌畧無倦容迨至期年而城池之圯者無不飭道路之凸凹者無不平有識者或謂余是藻心也而吏幹若足龔黃所未有也余曰是固於文一機軸也公之文嚴於法而沉於氣往往詘常調而自伸其才故變幻詰曲無不極情之所至今公之果於裁者文之法也寬以調文之氣也使民若士之喧然者百至而百應文之詘常調而自伸其才者也故曰文章與吏事一道也

今之握鉛槧者其初檢括陳言而一旦為吏遂欲舍所學而聽於胥故經術與政事二少時習訓詁耳壯而成名迫於應酬之不得不然間一習為篇章與有韻之文而復不暇故時執與古文詞貳貳之則交病漸靡寔然公秀發之才出之有本故卒然而藻之為文飾之為吏繩尺之為舉子業其機圓故其道可一貫非獨問學功邃抑天之所畀卓也余於此道貳之者也今公壯轅而子大夫以文見役是使拙工運斤於班

倭之室也然余於公若有宿契而公亦若謬嗜余者故不敢以拙陋辭日者公馳一函見示云入秋不病病而漸以癯賴兩耳架格進賢余躍起曰太守癯矣而百姓肥夫豈獨一郡國哉異日肥天下抑亦是政也是文也

送劉學博序

天下所以治平者獨賴是二三青衿耳而其治鑄之功首寄之郡若邑之為博士者博士任重而權輕所教之人皆天子異日所與共治天下

者彛倫之堂與先司寇師比屋南向左詩書而
右禮樂其教行則天下泰教不行則天下塞非
區區刑名錢穀關係一郡邑者而其官乃至不
得與長吏肩無論直指校文二千石諸大吏降
而有司皆得治其臧否北面而奔走之如其屬
兢兢然伺其口齒奉行惟謹而所為弟子負者
又多高心濶步方領大帶仰目而視如所不屑
其賢者可以理論而其不若者不可以刑督其
難視馴百姓倍蓰夫以極重之任挾不威之權

而御不可刑督之驕子弟是猶縣九鼎以一毛
而帥諸嬰以扛也劉君必登者南昌人以訓遷
吾邑諭邑諸生畏而愛之朔望課其卷繩以程
朱之脉無不肅者暇則進之道先賢故實君饒
吏才當事者委署委堤皆有能聲語具別碑中
先師殿祀君毅然捐月俸議加脩構直指而下
賓之何論長吏其重固然所謂輕與難蓋未有
余甚異之今君又自吾邑授撫州矣屢遷而得
儒秩饗者以為冷且儉而君甚喜以為但自去

其輕與難吾之任固有重於他吏者也蓋余嘗授京兆未幾而教國子又未幾而授儀曹三遷皆領諸生同志嘲余有青衿緣他日或為校文但不知措大運何日脫耳今余亦以此嘲君他日其為六館乎兆三之矣然則君與余皆有青衿緣者但知其重不知其輕且難也

送潛江潘明府伯和入計序

尚璽卿潘去華忘齒交余兄弟深相知每與余析易義余輒倒而余間出一難去華未嘗不心

醉也去華善人倫嘗云敝邑兩佳士其一為姪伯和其一余持國也持國為余同門友故雅相得而獨以不識伯和為恨既官吳閭小修弟來自去華所津津談伯和器識歲戌戌伯和第春官謂是定交且近京師拘酬答例司閹者與主人意不屬一再刺門止未幾伯和令潛江潛故荆巖邑今維豐沛屬則猶唇齒也山居以來守龐公禁不敢以一字通顯者故維素所傾渴如伯和亦竟絕書郵然余友蘇潛夫一歲三四過

余柳浪談今時循吏輒首伯和所謂催璫折筮
冰其身而利其穎者出其緒餘已自卓絕一時
要以潘氏家學窺天人之微茫入性命之奧域
是未足以盡伯和也今征車且戒路矣隘郡邑
之人交口而頌令尹無亦惟是尹之緒餘而余
所傾重顧不在此外弟陝亢之公秋闈首拔士
也率諸同門友乞一言贈師行余不敢以誦令
尹者誦辟之古鐘鼎貴色者色貴形者形貴款
識者款識夫時流標目則亦士林之款識也余

雅重之故特述以為獻

送葉使君還朝序

余山居以來荆之為關尹者若而人而獨與今
葉公敬君善敬君喜談學津津經術或者謂公
大儒將遺略細務而君綜理周悉如櫛之于髮
甫下車即除一切厲政一錢必籍掌故商民戴
之若慈父母或者虞其報滿將不中格且有罰
而君若不聞者已而商爭趨竟無負額余聞之
嘆曰葉使君心密而機靜經世才也夫聖人之

搯天下即搯其心者也故忠信聖學也泉府通
焉後之君子輕試其才于錐刀縑籌之間故其
術止于桑弘羊劉晏而其究竟為士林之不屑
宋之安石慨然以學自命其始亦侈言理財也
而其心近踈氣近躁故道失而財隨之非理天
下難所以理心者難也余觀敬君公事之暇輒
進諸生商略性命無一語不入解間托為舉子
業以暢舊旨無一語不中聖賢竅奧以至六書
四韻皆辨析毫髮雖紛龐叢雜之中而幽閒自

得手不遺編是其心未嘗以靜躁二是真學術
也搯天下之密樞也今天下之利孔百耗于唐
宋而其規利之法百苛於間架手實使君此行
試以密心籌所以復天子及司國是者昔者
畢仲游奏記司馬以為人主行新法者事也而
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情而徒欲
禁其事向來用事者必搯不足之情言不足之
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聽之猶將動也為今
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明出入之數使天子曉

然知天下之餘于財則不足之論不得陳于前
矣光得書聳然夫神宗大有為之資也以為必
如是而後可以富中國故王呂之說行誠若畢
伸游之言其心不攻自破矣惜溫公之未盡用
也今上英特之姿恥不為堯舜區區嗜好之
篤當必有萬不可解者舉世無能喻其然豈誠
不喻抑心未密耳行矣使君天下事煩君者不
少唯真學術可以應之幸勿謂關事畢且暫釋
負也

壽洪太母七十序

乙巳秋九月廿六日孝廉弟宗中母洪太夫人
七袞族少長咸集以次進觴最後及小子宏族
先生命曰子禮官也詞命子所顯盍為一言以
觴宏再拜謝不敏乃曰凡木之婆然者必也其
根之堅實者也是故百圍之幹至於干雲薄霧
而其榮瘁消長唯根焉是托故根者母道也今
孝廉弟翁然就榮如花果之方蓂榘楠杞梓之
用將在異日請以是觴族先生曰是佳喻也然

天下之為薦紳母者皆可以若言誦宏曰余家
高祖而下世不乏賢而昌其年者多在母氏屈
指王父行為兄若弟者凡十有幾問其人慶曆
相禫之初僅有存而王母在堂上者至今猶可
數也屈指大人行為兄若弟者凡四十有幾問
其人至今三之一存而諸為母氏者若干人也
故述袁氏者張母德為請以是觴族先生曰小
子善述他日載譜牒為賢媛盛事可也雖然是
一門佳話也為袁氏母者皆可以誦宏曰余家

族屬分三大支而長最繁凡三傳而子若孫幾
三千餘指長居十之七八今伯母之膝下跪而
稱觴者子十有一人孫三十有許人鸞停鵲峙
瓊芬蕙列又長支中最繁盛者華封人之所稱
母蓋具有之請以是觴族先生曰盛哉抑報緣
也母之所以令不與若更言之宏曰母內政脩
飭相夫子以道往時宗人推伯為長一切國課
戶訟受成議于伯所母傾筐倒橐咄啐治辦宗
人以是益親聯絡支屬如臂指之相使是母之

功在祖宗者也伯既即世家日益落母改苦茹酸和丸課子賢書既登馴取上第撫異母子如已出皆有成立是母之功在孫子者也家雖酷貧好施不厭一粒一縑與諸啼號者共是母之功在鄉邑者也三者家牒所譽也國史所收也請以是觴族先生啟齒曰小子之言善而有徵斯實錄也夫閨房之耀非文不傳小子識之以俟異日編彤管者於是太母色喜命諸孫子給賓從飲飲極謹酒行無筭而退

壽李母曹太夫人八十序

凡物所托者堅則其發必巨而用必遠是故金玉銅鐵之資于世也而其胞為石蓋必有冲厚鎮奠之質而後能孕天下之材以為世用菌之生也以朝夕萍之生也以日月生非不暢也所托者脆也百圍之木必于崇岡五年而一榦十年而一節而後棟宇椽題之用施于朝廷而被于天下故凡物之為遠施洪受者必其母之歷大春秋者也余友李獻夫母曹夫人年八袞精

神炯炯如壯年獻夫高才早有文譽而其登賢
書也乃在強仕之後盖余嘗閱薦紳先生起家
遲晚壽考通顯常十之八而年少青紫至于黃
者者或不得四五余因是而知天地之乘除造
物變合遲速之理也獻夫妙年已稱場屋老手
托于堅而窘于萌是故不屢經節候則宣暢不
盡然一宣暢而其望干霄非一兩一膏之滋息
所能校榮潤而程功力者也余以母之貞恒驗
獻夫之遲故知獻夫之用大又以獻夫之叢遲

而用大驗所托之非常故知母之為高陵喬嶽
也獻夫為人開爽敏捷果于任而敢于言胸中
有蓄吐之唯恐不盡而其文有奇氣沛然若瀑
之注峽蘇子曰士以氣為主獻夫之用母余以
氣決之非臆斷也盖天下唯至翁生至張山以
翁為體而天喬以蕃為用故唯母之凝結乃獻
夫之所以發舒也母女于曹而失怙最早言笑
不出于閨以女則泚相夫子以事翁若姑甘貧
而聚順以媛則賢課其子有成立為母顯儒以

母則或母盖有仁者相也孔子曰仁者樂山又
曰仁者壽世不信壽之必仁仁之必有後也蓋
于山之翁然鬱然者觀之

徐景鳳元輝叅訂

門人袁州度無涯初校

吳士冠相如手書

瀟碧堂集卷之十二

瀟碧堂集卷之十三

石公表宏道中郎撰

麻城李長庚西鄉閱

記

入東林寺記

江州半日程抵東林石路縈折然猶未當山足
遠公與而菴之宗雷陶謝疊足而崖竇之維微
佳山水固已心折殿前藕池耘為稻畦數年前
忽秀白蓮一枝妄意六時堂中人當有來者此

一時也茶竟聽泉石上遇其泓則漱與則坐不覺至西林時微雨山色為雲所扃稍露半髻獨下雉諸巒晴霞如彩光射澄湖冶波鱗鱗西望良久乃去

雲峰寺至天池寺記

雲峰寺而上道愈巖青崖邃谷匝疊而行絮而粘屨者曰雲幽咽而風絃者曰澗獨石而梁一絲百尺下臨千仞者曰錦澗橋纈紅縈碧蜿蜒而導者曰九疊屏

一名九旗峰

怒而兀忽如悍夫之

介而相怖者曰鐵船峰數里一息羸崖而亭之者五路嶮削杖而躋遇泉則卷葉以酌過試心石望竹林寺後戶泉韻木響皆若梵唄乃拜亭盡梵刹出上霄諸峰障而立猶在天半佛廬甚華整覆以鐵一溪漲綠冷然堦下稍定乃上文殊臺俯盤鷹見背千頃一杯少烏雲縷縷出石下繚松而過若茶烟之在枝已乃為人物鳥獸狀忽然匝地大地皆澎湃撫松坐石上碧落而下白雲是亦幽奇變幻之極也走告山僧僧曰

此恒也無足道

佛手岩至竹林寺記

越石阜度顛僊碑亭東下為佛手巖石叅差而出如凍雲之覆其溜為泉折而行壁愈峭澆苔觀竹林寺額扣石長嘯妄意其中有長眉皺膚其人者聞余嘯而出庶幾遇之攬其袂而去不可得既而笑曰羅漢可遇劉蒼鷹家狗乃嚙其血何必竹林寺前也余夢中屢感異景嘗夢至一山純玉峰稜稜如珂雪聖僧導余入小脩從

山壁直度不鏤亦不礙壁盡石匝空而城廣博嚴整遍鏤調御菩薩像忽空中呼曰善才至貌可二十許又呼曰二童子至嬰然兩孺也又嘗夢過村居三官塚者數峰歷歷如以翡翠堆疊成樹皆滑碧無葉瑩若青珊瑚趨而近見洞峯稍稍沒余驚怪忽見一黃羅幕發之諸峰見一僧手梵夾坐謂余曰此清涼近境也盍偕往余踴躍馳呼二脩俱道旁立長耳跨之駛將至洞聖僧坐飛鳧出大如鶴鶴指余所跨者曰是亦

能翔言既肉翅張忽數鳳盤旋從洞口出光彩
爍地若有侯者二脩至逡巡歛上而雷聲發於
簷遂驚起噫余安知茲遊之不為夢也併記之
由捨身岩至文殊獅子巖記

野性癖石每登山則首問嶢巖幾處骨幾倍膚
色何狀行在途數十步則倦而休遇嶮嶮轉快
至遇懸石飛壁下感無地毛髮皆躍或至刺膚
躓足而神愈王觀者以為與性命衡殊無謂而
余顧樂之退而追惟萬仞一髮之危輒酸骨至

咋指以為戒而當局復跳梁不可制宿天池之
再晨觀捨身巖巖舌偃而出孤拳絕壑一旦遂
冠諸巖而山中一少年僧稍解意云其下有兩
巖石更適旁僧過之曰徑迂且仄不受履余大
笑趣之行從舊道折而下得支迳剪蘿躍澗中
石捫絕壁更上下得文殊巖一壁皆怒石砰躍
空出坐候泉熟試厓茶良久俯危磴更數盤得
獅子巖石骨拗折頽放已出互相壓而少遜避
者遂為菴址鐵船峰當其面紫鏗凌厲兀然如

悍士之相撲而見其骨及鬪困力敵不相下則
皆危身却立摩牙裂鬣而望大約三巖皆以純
骨及面峰峭削勝而獅子巖最下下不極則石
之怒不盡鐵船之高不能凌捨身巖而上而獅
子仰視其顛巖與竒適相值谿澗近則鳴悲激
而石始活獅子巖皆據其勝是為天池之絕景
君子之至於斯也或未之見也然路實不甚巖
遊者既不索而山僧畏冠蓋唯恐去之不速是
以不顯余何幸得之高僧徧融嘗菴獅子下三
年正其入悟之始每橫一棒坐巖口行脚來則
捧出之竟無酬其機者融公去石落址遂塞巖
之左存小室梯而度然荒寂甚僧亦無復居者
矣

由天池踰舍嶓嶺至三峽澗記

當余初趨江州時謫仙之飛瀑小蘇之三峽澗
已奔注吾胸如與濶友期將至測焉眄綦履之
聲喜其近而翻虞其滯方過琵琶亭問輿人三
峽澗何在皆曰不聞山極于天池而已至東林

則問東林僧僧曰聞之然在星郡問其道不知也忽天池書記僧來迎首舉以問僧曰有路而削從舍嶠嶺達問其程曰可四十里問嘗至否曰聞老僧言其略實未至也余笑曰爾導我遊壯山盡當挾爾去凡七日而窮其勝遊竟挾客行歷層巒面壁而上數息登舍嶠之巔長江泛激濁波一綫嶠湖清徹如片照細見帆影湖中諸巒或如蝕翠或如砂斑之凸起圓蒼所覆目與之際絲棼黍積尺吳寸楚少烏霧作長風捲

湖而來心怖乃下石削而無級勢若走坂不能自止山程三十里不當一長亭地山趾平乃輿數步一疊錯行阡陌間頃之至棲賢廢址山中人指綠疇而坦者曰故殿基石澗汨汨流從徑左折得玉淵潭澗水奔流而下展轉與大石觸方怒忽得平石雷瀉數十丈底規而末垂水得盡洩其屢張屢折之氣遂悍然不顧厲聲疾趨而石斗疊忽落為潭水勢不得貼石則架空懸注斜飛十丈餘而後墜虹奔雷落響震山谷間

潭面皆膩石稍縱足則溜其極無底觀者皆目眩毛豎不敢久立沿澗而疊數折得三峽橋橋堅緻雄麗其下清崖可席相與酌泉而坐稍定沿溪行巨石巍恠或眠或立湍水撼之一澗皆吡號砰激嶮毛泚艸咸有怒態當其橫觸洶湧雖小奚亦瞋目佇視如與之鬪忽焉石遜消然黛碧觀者亦舒舒與與不知其氣之平也余私以語客歷試之良然乃大笑五老峰壓疊而下瞰如與澗爭道一日之中耳窮于鳴泉目眩於

幽碧舌燥於叫愕踵蹇於定曳是亦天下之至觀也偕遊者倦甚枕流水卧而暮色欲來以水濺之亦不起山僧設茗供一杯乃行

開先寺至黃巖寺觀瀑記

廬山之面在南康數十里皆壁水從壁罅出萬仞直落勢不得不森豎躍舞故飛瀑多而開先為絕勝登望瀑樓見飛瀑之半不甚暢沿崖而折得青玉峽峽蒼碧立滙為潭巨石當其下橫偃側布瀑水掠潭行與石遇齧而鬪不勝久乃

歛狂斜趨侵其趾而去遊人坐石上潭色浸膚
撲面皆冷翠良久月上枕澗聲而卧一客以文
相質余曰試扣諸泉又問余曰試扣諸澗客以
為戲余告之曰夫文以蓄入以氣出者也今夫
泉淵然黛泓然靜者其蓄也及其觸石而行則
虹飛龍矯曳而為練匯而為輪絡而為紳激而
為霆故夫水之變至於幻恠翕忽無所不有者
氣為之也今吾與子歷舍嶓涉三峽濯澗聽泉
得其浩瀚古雅者則為六經鬱激曼衍者則騷

賦幽竒恠偉變幻詰曲者則為子史百家凡水
之一貌一情吾直以文遇之故悲笑歌鳴卒然
與水俱發而不能自止客起而謝次日晨起復
至峽觀香爐紫烟心動僧曰至黃巖之文殊塔
瀑勢乃極杖而往磴狹且多折芒艸割人面少
進石愈嶮白日蒸崖如行熱冶中微聞諸客皆
有嗟嘆聲既至半力皆僊遊者昏昏愁墮一客
眩思返余曰戀軀惜命何用遊山且而與其死
於床第孰若死於一片冷石也客大笑勇百倍

頃之躋其巔入黃巖寺少定折而至前嶺席文殊塔觀瀑瀑注青壁下雷奔海立孤峯萬仞峽風逆之簾捲而上忽焉橫曳東披西帶諸客請貌其似或曰此鮫人輸綃罔也余曰得其色然死水也客曰青蓮詩比蘓公白水佛跡孰勝余曰太白得其勢其貌膚子瞻得其怒其貌骨然皆未及其趣也今與客從開先來歌削十餘里上鑠下蒸病勢已作一旦見瀑形開神徹目增而明天增而朗濁慮之縱橫凡吾與子數年陶

汰而不肖淨者一旦皆逃匿去是豈文字所得詮也山僧曰崖徑多虜宜早發乃下夜宿歸宗寺次日過白鹿洞觀五老峰踰吳障山而返

識廬山記後

發廬山之日曰庚子六月朔窮覽十日足不停屨竒奧畧見記中遊而未入記者曰大林寺萬杉寺金竹坪黃龍潭赤腳塔火場慈雲嶺三塔菴水口菴衆僧塔講經臺烏龍潭獅子林青林月天靜室淨業堂白雲林擲筆嶺遊而未果者

曰康王谷三疊泉偕遊者曰漢陽王章甫僧寶
方明空程生地主為德化令楊君楚人甚賢尾
而至不及上山遇于潯陽舟中者曰僧無念其
以使事竣舟行偕諸公遊且叙其事者曰石公
表子也

遊德山記

甲辰夏月余與衲子寒灰冷雲雪照及居士張
明教小僧習之弟小修習靜荷葉山中約以秋
涼入德山至八月初旬暑氣微減小修入黃山

余適有便舟遂偕諸衲行十四日發舟孟溪十
五夕看月馬湖湖與洞連接水光千里生平看
月此為雄快十七日晨抵德山潭下江上望山
如卷石微見菁林已薄岸行得委巷崖綠翳日
有丘焉如覆鐙樹蔽之根穉穉若瘦臂擎石而
上兩巒之凹為澗前則茉莉夫人鬼宮道也塔
院踞澗後負高峰而面層壁葱菁多古樹院內
外皆田兩巒相讓而却初讓為澗再為院為田
最後讓益甚地益坦兩山之勢益張遂為佛廬

入門多古杉栢殿堂高廣像設亦竒大辟如阿
房舊址見者知其非漢以後帝王居也從殿脅
而右多美箭幽崖相蔽折而上即峰頂頂有善
卷壇崖桂盛開芳香襲一山數敞宇架其上敗
人意幾欲下而瞰壇上光景意勃勃從烈日下
望望復避避復往山翠水光匝而繪之使有佳
士撤其冗室間為亭榭軒楯固德山一絕景也
然山中勝處山僧多不到到亦不解余與諸衲
徧覓諸竒如三桂林之幽敞可室青蓮舍左崖

可亭法堂西之小靜室多方竹處可榭可閣無
論幽邃靜勝其間百圍之樟尺圍之篁亦非他
處所有也山後面陽山有地空濶河流漲其前
直見雉堞田廬烟嵐疊波而出茸而廬之可置
叢林使德山法道再興當不能舍此為僧郵也
入德山二日登覽略盡兩龍君載酒來飲極歡
盡三日夜乃罷別後暑氣大作遂坐山中與諸
衲極談慶快無量至九月六日始入城詣兩龍
君蓋此山乃鑑大師舊戰場風柯水音爭為敷

演瞻其遺像不覺鋒穎之頓利也兩龍君者長
君超孝廉次君御民部與余兄弟有宿好奇士
也

由河湫山至桃源縣記

余既謝兩龍君將解維而君超忽來盛稱花源
一帶之勝余曰此名蹟不必佳山水固佳也遂
命舟逆而上君超從陸是夕會于河湫山次日
重九登高茲山之顛溪邊兩霞石映綠潭甚麗
下而席之迫午乃行夜泊桃源縣山光散目溪

水激魚梁甚怒起步學宮前石砌百尺平滑如
水月光照之光景清澈樓閣闌闌吞烟吐霧是
亦山縣之絕勝也夜中與諸衲閒譚余生長水
鄉百里無片石見似丘者而喜矣是邑何緣偏
占丘壑豈山水報緣亦有定業邪諸衲不對乃
就枕

由淶羅山至柰源縣記

江上望淶羅山如削成頽嵐峭綠疑將屋烏從
此一帶山皆飛舞生動映江而出水縹綠見底

至白馬江山益夾水益東雲奔石怒一江皆飛
沫是為浪光之天山南即避秦處上桃花溪百
步從間道出後嶺玄武宮其巔宮甚敞道士迂
於門指數與僻處曰某丹臺某滄鼎池余愛戀
山色苦不欲記之有碑烏苔蘚剥落不可讀道
士閉目莊誦如快小兒課魯論不覺失笑趨而
出見道旁古松偃蹇有異態為之却行又數折
得桃花觀從左腋道入竹路幽絕一黃冠簪筓
皮白鬚照兩顴如紅霞疑其異人余肅冠裾將

揖之未數步騶而前余笑益不止偕遊者以余
為暴得佳山水會心深也觀周遭皆層峰淡冶
入繪觀前為馳道車塵馬足畧無歇時截馳道
而南入桃花洞無所有唯石磴百級蒼寒高古
若有人焉而不可即余讀瞿童記有云偶造佳
地見雲氣艸木屋宇飲食使人澹然忘情不樂
故處此與竹林方廣何異蘇子瞻泥於殺雞一
語遂以為青城菊水之類至韓退之洪景廬益
不足道矣甚矣夫拘儒之陋也出洞已昏黑是

夜遂宿水溪去洞二里許
由水溪至水心崖記

曉起揭蓬窓山翠撲人面不可忍遽趣船行踰水溪十餘里至沙蘿村四面峯巒如花藻纖苞濃朶橫見側出二十里內秀簷閣眉殆不可狀夫山遠而緩則乏神逼而削則乏態余始望不及此遂使官奴息譽於山陰夢得悼言于九子也又十餘里至倒水巖巖削立數十仞正側面皆霞壁有竇八九下臨絕壑一竇懸若黃腸者

五見極了了問山中人云有好事者乘漲倚艦令健夫引絙而上至則見有遺蛻沉香為棺其言不可盡據然石無寸膚雖猿猴不能攀不知當時何從置此又半里至漁僊寺寺有伏波避暑石室是征壺頭時所鑿餘竇厯厯如僚幕寺幽絕左一小峰拔地起若盆石尖秀可玩江光岫色透露窓扉間一老僧方牧豕見客不肅問幾何衆曰單丁無徒侶相與咨嗟而去又數里至穿石石三面臨江鋒稜怒立突出諸峰上根

鏡而却未垂水如照影又若壯士之將涉石腹
南北穿如天關門高廣略倍山水如在鏡面繚
青縈白千里一規真花源中一老物也一客忽
歎有若甕鳴余因命童子度吳曲客曰止止否
則裂石頃之果有若沙礫墮者乃就舡又十餘
里至新湘溪衆山束水如不欲去山容殊閒雅
無刺露態水至此亦歛怒波澄黛蓄滯相親媚
似與遊人娛大約山勢回合類新安江而淡冶
相得略如西子湖如是十餘里山色稍寧水亦

漸洶湧為仙掌崖又數里山舒而畦見水落而
灘見為仙人溪既迫夜舟人畏灘聲不敢行遂
泊于灘之渴石上灘皆石底平滑如一方雪因
命小童烹茶石上次早舟發見水心崖如在舡
頭相距纔里許榜人踴躍頃刻泊崖下崖南逼
江岸漁網溪橫蓄其趾遂得躍波而出兩峰骨
立無寸膚生動如欲去或銳如規或方如削或
歌側如墜雲或為芙蓉冠或如兩道士偶語意
態橫出其方者獨當溪流之與道古之極對面

諸小峰亦有佳色為之佐妍四市皆龍湫深綠
畏人崖頂有小道房路甚仄行者股慄數息乃
得上既登舟不忍別乃遠崖三匝而去石公曰
遊仙源者當以淶蘿為門戶以花源為軒庭以
穿石為堂奧以沙蘿及新湘諸山水為亭榭而
水心崖乃其後戶云大抵諸山之秀雅非穿石
水心之奇峭亦無以發其麗如文中之有波瀾
詩中之有警策也君超又為余言靈巖及諸山
之幽奇甚多要余再來余唯唯他日買山當以

此中為第一義也

徐景鳳元輝叅訂

門人袁升度無涯初校

吳士冠相如手書

瀟碧堂集卷之十三

瀟碧堂集卷之十四

石公表宏道中郎撰

麻城李長庚酉卿閱

碑

荆州脩復北城碑記

郡國之有城猶人之有肢體也體與神相載則為平滿為勻適今有人焉慕偉衣冠者之魁然而恢其一臂途之人爭笑之夫夫贅耶不然則病臃腫者也荆州城不知所自闢路史曰夷王

時楚熊渠長子康國向亶即今江陵疑初置始
此楚志以為蜀壯繆侯所築桓南郡增脩之考
史亦無確證然溟洪記載唐元和中裴宇瘞石
室後人掘得其狀與江陵城同而蘇子瞻亦言
江陵南門外有石狀若宇陷于地中而猶見其
脊近歲繕南城乃得之故識者謂此城規度似
有所受更閱時代未敢輒增減萬曆壬午始拓
城北隅取方幅而地故凹肆廬不具每春夏間
積潦浸城根時有崩剝居人相視以為附贅無

所用殷殷然惟一割之為快吏斯士者議藉藉
久未決今監司周公至環視嘆曰夫荆固四達
之區古戰場也時平則百雉為具一旦有警無
寸嶮可阨而萬城之水朝決朝注高與堞齊名
雖曰城其實塹也舊址因高為壘蜿蜒皆地骨
辟如載齒于齧可以噉堅今城皆窳田畦之且
漬載齒于脣豈其有任且夫增陴置堙以容爰
葦無用一也第宅區署巷陌亭園填城中不足
而何有此下澤無用二也荆自從城以來閭井

蕭條冠帶之倫悉減往籍故一時形家亦以為病大都制不當其形是謂緩形不束其氣是謂漏緩與漏皆不足以發生而導祥此天地自然之節宣非臆決也夫百利而十害猶曰不可况其無用以賈害也公遂力主復城議與先太守徐公今守費公擘畫既定以歲某月始事凡幾月日而告成以丈計之得若干丈高厚如舊城制凡用金若干鍰城成而民不知役公實心任事念念皆經國長計都邑大政無不畢舉一時

良二千石及丞以下皆卓卓有民譽故能相與有成我民世世實覆載之是役也檄脩則某監脩則某督修則某皆殫力此城例得並載

東門護城堤記

公安治倚江江水齧岸者百有餘年至近歲遂割城之半以予水議者畫為三說以上一曰避勿與爭道也將盡撤其堂皇閭井以就高而公私困竭不與者十常七也二曰築石堤於江之上流以殺水堤虹偃而出水勢北走迤南一帶

庶免衝激而勢湍速投之石未必膠委千金於
洪流途之人知不可也三曰疏二聖洲之故道
以分江勢夫江身在南水去原而就洪疏之不
勝淤也策乃下會直指使者應公行部至邑愀
然嘆曰江患逼矣而江議迄無定畫居者危危
若簣下之火愚則處堂抑豈無智者也江防使
者徐公進曰適與薦紳父老言未竟也邑三面
負堤而缺其東益公堤垂右臂下楊令增其支
為前障往年江決東門邑居漂盡者左臂虛故

也邇來江患少定幸萬一之復而峻其左可以
墨守此百廿之計也應公曰善是邦也詘詘又
不可以需則為邑出鍰若干監司郡大夫而下
損貲各有差閱月而堤成邑士民相與歌舞於
市皆曰微直指使者重念災國不及此子輿曰
以佚道使衆則不怨况其不使且為出貲以貸
命也一時善形家者皆言邑形勢自西北來後
壘而前削截之以隄則氣留宙則能為諸祥且
於邑為左左龍屬也地宜豐形勝之所資也是

役也興盈庭之議頓止自忠襄公以來未之有也

新修錢公堤碑記

澤國之有江警猶西北之有虜警東南之有倭警也倭虜之患至于莫夷我赤子蹂踐我城郭而水之害正等故捍衛之功比于折衝邑故窪澤割江身為都每入夏後峽水暴涌雲昏天回幾撼地軸白浪躍雉堞出居民望之搖搖然夜則萬雷殷枕甫就席輒彷徨起若此者十餘日

或五六月每歲率三四至以為常倉皇有警則扶白負稚走郭西之斗堤涕泣之聲聞數十里而堤故孟公舊址前此去江遠今蠶食且半文村之水直擣其背萬一水從後決地勢面雖高而方張之怒猝不得洩必且為旁齧必且為橫激我民欲別走則四顧皆壑如坳堂之蠶急而趨芥及芥一漂不可保則固末如何也已數十年來邑人岁岁議增護堤當事者檄縣覆按竟中革而慈谿錢侯胤選以甲辰之秋來牧芟積

舉廢凡我民之所疾如其疴不盡其蠹不止也
凡我民之所急如其家不擇怨勞險易慨然當
之無邀倖無却退邑人士知戾將大有為遂先
以堤為請而革議者有數塔畝虞其壓輒欲踵
故械戾陰恚之偕今丞周君陞躬自按行見遮
道者數輩戾逆問曰是故楊二堤址雖微可尋
也若何訴數輩伏曰故堤也何敢言而堤之一
角塚壘壘穿之則暴骸避之則廢工柰何侯顧
丞笑曰若以余等不習其鄉令賄者曲為導可

謾也叱騶人後去輿蓋與丞偕步叢艸間顧謂
役夫曰視吾趾所及即為堤徑行至關廟前率
曠土無半鬣群輩以為神皆股慄反走量之得
若干丈分丁夫若干名丞周君督率之閱三月
告成諸父老有識者謂其子弟曰若無謂此舉
易也當江防徐公建議時首為臺使者言狀使
者而下愀然動色至為出鏤趣具議上而一時
狐鼠竟以他議奪昔出于上而難今出于下而
易若謂戾何等父母也江防者舊郡守堯莘也

嗟夫今江水之憑陵靖康以後之虜也邑頻徙
頻却大似南渡之跼蹐幸此堤復我民倚斗為
長城聞侯又欲疏壯江之故道以分水勢如此
則中興可望也諸澤國皆有堤雖甚重而無關
司命唯是堤與我民為存亡堤與我民為存亡
故知侯與我民者命也非堤也夫閩外之寄唯
命則重余之比于折衝非過也是記也固燕然
之勒也

公安儒學梁公生祠記

天之大也無所不有而非挾其有以角也聖人
亦然使天曉曉然與春爭華與秋爭實與萬物
爭洪纖大小天亦物耳故聖人之大以受不以
勝天下之為道者岐矣其道皆竊吾近似者也
吾僕役之則吾用而角之必且外吾而求張故
以宣尼之聖而識小師老聃問道不以是貶大
暨於後儒挾吾之所有以求勝而吾之道一變
而儒始名再變而儒退然居九流之列三變而
儒乃有為異道用者是則角之而張者也且夫

諸子百家固未有能出吾範者也。焚而為名法，比而為楊墨，遁而為老釋，唯其竊吾似而甚焉。則指之曰異學，而實不出吾之所有。夫聽所言，觀所行，譽所試，是聖人未嘗不名家也。春秋之斧鉞雖隱，必誅。是聖人未嘗不法家也。吾蔬食而愉快，其樂我席不溫，轍不解，其愛兼是聖人未嘗廢楊墨也。寢有經，食有戒，是聖人未嘗廢攝生也。幾研於未發，道竟於無聲，是聖人未嘗廢虛無也。唯其無所不有，而出之以平淡，故

其大至於不可名。異學者竊其一以求專，其譽故迹詭而言放，以為不如是不足以自崇其道。而不知千變萬化皆不出吾儒之固有。吾取其精以供吾用，而汰其甚告之以所蔽。彼亦且樂為吾用，吾覆之以天臨之，以君庇之，以父母彼安敢出而為吾害。唯吾自狹其道而與之角，居然以敵名予之，而彼亦傲焉以敵自居。於是異端之禍與吾儒相終始，名曰尊吾道，其實薄吾藩而益賊以戈者也。孟氏善衛道者，其言不過

曰歸斯受曰反經而已矣反經者使天下曉然
知常道之大而本之身以措天下皆綽綽然而
有餘吾常有餘而彼不足又安用借資於彼天
下皆知吾之不借彼所謂濯龍之宮白馬之舍
其黨不得不少而道自衰此所謂不攻而破者
也故今之欲廓吾道莫若遵孔孟之家法而明
其書暢其旨先是中丞梁公以監司臨敝邑見
學公圯慨然捐鍰新之每至邑則進諸生徒告
以聖賢之微旨其言朴直無彫飾已又出書傳

若干多先儒之所未發蓋公之所以衛道者與
孟氏反經之旨千古若一券也昔者昌黎氏衛
吾道徒為忿激之論而不標其本是以介冑衛
也夫介冑所以攻非所以服也今公第發明孔
孟之深旨使人知道之無遺覆而諸子百家無
異載此猶禮樂盛而悍獷銷聖門之伊呂也邑
士民戴公誨爭請祠公邑錢侯聞之甚喜曰是
王政之大者竟如士民請祠成以記屬余余拜
手曰公他日當俎豆於白沙諸公之間者也然

使後世知邑中有聖學自公始公之從祀自啟
邑始一時令長師儒薰其德而快其事而不肖
某得以文字濫其役是皆不朽之藉也公名雲
龍廣之瓊山人楚人戴公如羊疇子今者特祠
黌序間故略述其功在聖門者其他威惠不具
載以俟異日志峴首者

公安縣儒學周公生祠記

邑學宮舊濱江江水齧其址宮遂遷邑頻歲苦
陽侯殿材蠹過者岌岌然慮其壓則以孫木贅

之又十餘年而贅者蝕其半邑人相顧嘆惋竟
不敢議興革夫邑之薦紳大夫以至縫衣緩帶
皆誦法孔氏者也積縷而緡積塵而嶽邑之人
亦能辨此獨以事重而地卑故不敢不緩其議
以俟天子之命吏夫今鄉校雖一鄉其始盖有
所受之小至一籩一豆皆奉功令而行不敢輒
有增損故學宮之重與太廟等而其興革一稟
於天子外焉者遐而不得達則稟於天子之命
吏今夫佛老之舍朝而祀焉夕而呼於市市之

屠估傭保操其興革烏合而集事者何則其事
輕也昔李師道請出私財贖魏徵舊宅白居易
論奏以為事關激勸合出朝廷夫此名臣舊第
耳當時惜大體者慎且重若是其敢輕議數仞
之宮墻與必有所操而後議故下之人不得不
緩緩於下而急於上故體統尊而事行古之為
治者政學出于一故曰在泮獻囚在泮獻馘後
之人特以為文章之具觀故其修舉常後於官
寺區署一有興革直付之一二章縫而其事僅

與釋老之宮等於是學宮始輕而絃誦之地鬱
為苔蘚後生末學有經年不窺夫子之門屏者
是亦為政之責也監司周公醇儒也修姱之節
聞於天下天子超常格拔之論者以比胡威陽
道州下車未浹月威愛大行聞邑大成殿敝即
與前分守梁公捐貲撤而新之既命有所撻無
失體衆力遂集而邑人士數十年嘆惋而不敢
議者一旦如釋重負宮既成邑錢侯率諸薦紳
士落之皆曰非公余等何顏復見先聖洩洩然

如唐子之久已而忽見其鄉也則又曰邑公之
畏壘也將世世子孫俎豆公舍學宮其安之遂
併梁公兩祠於宮之左公名應中浙之會稽人
夫非謂學宮之能重公而學宮待公而重將使
後之作者知其重以時加修飾而後生未學望
宮墻而肅然是祠之所以作也

天皇山護國寺自來佛碑記

張無盡有慈氏瑞像讚蔣氏有記傳者以為天
皇山自來像余初疑之既讀法苑珠林載廣州

商舶事與記畧同然據像乃迦文非補處也時
乃東晉永和年非高氏清泰時也二公或別有所
見耶抑偶得于傳聞而遂據以為文耶按記永
和五年有廣客舟下載未竟夜覺有人奔船跡
之不得而載忽重既達渚宮若有人躍而上舟
遂輕是夕現像於郡城之北鎮牧而下傾懷渴
仰如睹慈母千衆咸迎凝然不動有道安弟子
曇翼卓錫長沙寺聞之嘆曰斯余本誓令小師
三人導之颯然輕舉遂歸長沙後罽賓僧伽難

陀瞻像悲咽謂曇翼曰近失天竺何為遠降此
土詰其年月無不符合細勘像文有梵書阿育
王造四字宋齊以來放光現瑞異迹尤多今其
像貌衣褶已被庸工數髹髻髻不可見字長沙
寺者郡人滕峻捨宅為寺故長沙守也夫宣父
不語怪而至於禘嘗郊社則云不可知聖人蓋
以不可知為怪非直無之也又云治國如視掌
此歡喜讚嘆之極形容不及之詞也聖人蓋以
形容不及為不語非直蔑視之也以為直無而

蔑視此宋儒師心之敝是波旬說非聖說也言
者以為堯舜禹湯文武其迹皆平平無他異而
釋氏幻詭竒變似非經常之旨夫世代有升降
而聖賢之軌轍亦異故禮樂盡而刑書出鞭撻
窮而靈恠顯夫盜不知有法也而其詛而誓必
質於神故恠之懾人也捷於詩書劍戟故天不
有祥雲異氛珮玖流孛之恠則天不畏地不有
芝艸靈木崩吼震竭之恠則地不靈夫天地非
故為妖異以駭世也所以導聖而警頑也且佛

未始不常其談心談理使人蹈律而行義則固
典彝也聖未始不恠如儀鳳落鳥出圈躍魚金
泥玉簡之錫龍孽水妖之伏固亦世儒之所怖
聞也或曰信爾聖賢奚不恒為恠以攝天下是
不然辟如花之根株梢葉常物也而偶爾一孽
則人爭異孽愈難人愈恠使花而常孽花將不
重花而止於根株梢葉花之廢久矣此佛與聖
賢之微旨也郡侯徐見可以常道治民又推宣
尼謹喜讚嘆之意莊嚴佛廬善巧導世王政所

不廢也林君茂化吳人也郡侯嘉其賢托以茲
殿堅緻完好若鬼工焉其人雅士樂其奇而悼
其廢非區區為福田者也蘇潛夫別有文悉其
事余故不贅

席耳巖不二和尚碑記

余童年熟不二師名以為古尊宿也既而閱元
美伯玉二先生集徃徃道之始知為近代禪伯
然二先生亦以夏臘高巖事之度其時皆壯盛
二先生既悠游以老去奄忽若干歲白楊可棟

而師白髮鬢如舊時逆其生當在宣成間也諸徒屬試以臘叩不答嘗檢其篋得舊纈衣忽云此武皇帝七年王城中施食所得衣也扣之復不答或云師名圓信京兆之房山人雜髮白雲山禮大僧德敬為師往來上方紅螺之間二十餘年行脚所至為武林淮安六安終南每住輒數載以嘉靖庚申至太嶽駐錫席耳巖穴而哮者爭避匿去師倚石為屋稍稍剪夷其積圜瓢數十餘踞石沿澗出入幽花美箭之中者纍纍

如笠巖上蓮池二澗可二丈旱歲不竭蓬室三方廣當身所得一縷一粲盡以供十方遊衲行之數年遂成叢林傾震旦士女號呼悲啼而至者不至席耳巖猶未躋嶽也至巖不面頂禮者自以為慳緣必痛哭去否則謹伺巖扉外經數日得一見則喜過望歸而對妻子言猶有矜張之色以故席耳巖之名遍天下好奇者至附益之以古神僧事家譚石豔雜韶男稚女靡不道計賢士大夫之轍以日至尚方之賜掖庭之供

以月至自嘉隆以來者宿之著聞未有若師者
也然師務為密行不以解顯應機之言多依孝
敬撫摩煦煦猶乳母之於驕子金錢湧而至拒
不納有贈督者付常住作供四十餘年影不出
山跌坐一龕中如朽株雖利根之士好為奇談
詭學者睹其顏莫不肅然增敬余慕師久常以
其耄恐不及待今年侍大人山行獲一拜師於
巖間師貌甚腴額隆隆起至頂光滑可鑑短髻
數莖如雪見人闔其目聞根甚利語清健望而
知為有道會慈聖出內藏金為師治塔塔甫
成而余至師之孫真慧等以記屬余世系年甲
既不能詳不敢妄載庚申以後詳之抑其大者
至若遊人之所傳好事之所述俟他時入山實
而志之今未暇也

徐景鳳元輝叅訂

門人袁州度無涯初校

吳士冠相如手書

四十餘人計高祖不倫公至余輩凡五世族指
幾三千許族兄弟子姪或不能字騎而遇道上
不能貌或不下亦下里之冠族也先世闕記載
大王父至遺其字其遺行逸事惟王母余大姑
其略余嘗問大姑大王父何如人大姑曰
者也出入必帶劔馳怒
孫雙田之間遇魁盜數十
人怒舒安有本立磔之遇歲殪則煮糜以飼
饑者所活不可計問王父則曰余不知其他記

嘉靖之廿三四年間出母金以千計出穀以萬
計時鄉邑饑甚王父取其券盡焚之蒼頭輩扃
而飼恐其責負也是年而父生生平不識邑大
夫門所交為而外大父龔公作吾曹公時為貧
諸生困甚延之讀書傾肝膽交焉龔公後舉進
士官至河南左轄曹公舉歲進士其豁達知人
多此類余私嘆曰是表氏所以盛也欲為家乘
未果去歲使回大姑耄矣欲就枕蓐間詳而私
志之會卒嗟夫大姑生於邑之先主營為正德

之乙亥歲十月廿長而歸于袁嫡姑丘嚴粟艱
難幸楚備嘗之矣大姑怡然不色忤也戊戌舉
長姑己亥丘亦舉二姑甫數月耳釋長姑乳乳
之癸卯舉余父甲辰丘亦舉余亦甫數月耳釋
余父乳乳之庚戌丘大姑卒王父委之家政撫
二孩絕痛婦二姑也先於長倍其奩二姑所歸
家儒而貧姑資給之十餘年後二姑病姑念之
至絕食一日晨起有身投姑懷宛轉而死姑慟
哭未絕聲而訃至其至性如此戊午王父即世

二姑莞然家益落大姑起之如王父時課余父
舉子業令之就學不復干生產事余父以是為
諸生有聲歲乙亥余母卒所以撫余兄弟姊者
如余叔與姑也噫姑之矣復母之矣尚何言哉
歲己卯余兄舉于鄉大姑為一開顏丙戌試南
宮第一戊子不肖孫宏繼舉於鄉壬辰復得雋
大姑乃輾然喜曰袁氏二世無家婦矣余畢世
為袁氏勞薪攻苦茹燥不遺餘力天高地遠以
有今日他日見先府君地下有詞矣甲午余謁

選大姑執余手而哭曰爾有王事八九十老人
豈能待爾耶去有爾父在莫念我也余時感傷
甚庚子長兄與余及三弟皆留京邸大人書來
云大姑病痛念兒輩前者廢箸數日爾妹冠進
賢拜床下曰兒歸矣大家喜見齒遂進食余兄
弟把書腸為之裂時伯脩直東華日講國本未
定侍講筵者纔三人何忍言退小脩試事迫余
方官太學例不得請每相對而泣無何余轉春
曹郎私喜曰是有間可以見大姑矣遂以秋試

終之月挾弟南歸歸而拜王母於床下則猶喜
也至仲冬之廿五日病革遂不起時亡兄訃亦
至嗚呼痛哉嗟乎計袁氏三世子孫寸摩而尺
拊之皆大姑也山之毛地之產丘之塊皆姑積
之筐箱而納之辟統者也今長安數十里外見
豐林茂竹蒼秀如山松栗槐栢干霄翳日者皆
姑之手植也姑性好施非知有施之義與其報
貧則憫之而已性忘人過非知有捐忿之義與
市德怨則消之而已噫此聖質也冰霜以厲之

陽溫以發之日星以照之欲不發生可得乎欲
長子若孫者但觀大姑之行及先世之所以長
雖百世茂可也將以辛丑年十月三十日祔葬
王父左溪公鳳山之原孫不敏敬書其事於石
以告後人左溪公諱大化年四十六卒大姑子
一為余父勅封翰林院編脩孫男五長即余
兄宗道官至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次
宏道次中道國子生次安道寧道俱邑諸生曾
孫四嗣宗道者祈年中道子也宏道子曰彭年

安道子曰椿年立大姑子一為余姊士玉女一
適太守王公弟槃早卒孫男四馬鬣而封者三
中即王父其西則立大姑也

少溪袁公墓石志

少溪公諱士玉與余父封公同出王父左溪
公而母別七歲失冢母立母於封公母余大家
弱好弄挾瓦注走里閨酒後耳熱出所禪雀炙
之遍啖諸年少王父愛憐之不之禁十五歲孤
封公止長一歲任家奴而公嬉狹如故性癖馬

廐中皆良駒懸高賞不肯售不致遠但日馳湖
莽間風鬃霧鬣望若龍種觀其蹴踏嚙脊驕嘶
鼻語以為快未雞鳴輒起櫛沐衣冠而立庭中
命臧獲牽駒出然松而照之視其飢飽芻秣而
後放晚則從山頭望歸塵掀齒而笑為人魁碩
長悍壯飲食日攜楸毬偏提五木挾諸客走馬
雙田孟溪間劇飲徹晝夜四十年如一日未嘗
一刻奔走公私作人間勞薪事也公生於嘉靖
甲辰享年六十子四人孫十一人以癸卯十一

月二十日附葬鳳山之原分丘姑之鬣而封之
左則先王父與余大姑也將終以銘屬余姪宏
道乃搦管獻款而為之銘

銘曰支公神俊武子馬語癖則癖矣猶勝孫子
荆之嗜黔技

詹大家壙記銘

余在抱即多病母不忍自育托於詹大姑恩倍
母甫六歲即失母時中道弟方四歲皆育於大
姑以是余等至成人無失母憂徃余令吳大姑

年七十有五會小病余為之乞休者三語在去
吳牘中時吳中數百萬人相率散緡飯緡為大
姑求福冀以田余余不許則又籍其名請命於
城隍願各捐其壽十日以壽姑余不忍竟田然
胸中自是鬱鬱不半載遂病乞歸益力閱六月
乃得請大人書來云詹姑方健兒謁部得改婦
未遲遂入改京地授又不獲婦然大姑益善飯
閱二歲由國子教除儀曹始乞差還大姑白髮
鬢扶鳩杖出勞余泣且喜既事竣余遂乞病杜

門侍姑二年乃卒享年八十一餘一月及七日
時萬曆壬寅十月之廿五日也卒之日家大人
封公哭之慟謂余曰兒但知母若等不知實母
余也余生值嫡嚴厲姑釋已女以乳左手襁右
執衣褥浣烏艱辛百倍無弗恬也頃之余出就
僮舍凡餅餌果炙之屬昏而出朝而飼烏朝而
出昏而飼烏問之則皆大姑百計以具者也汝
王父見背時姑年纔三十餘族長者憐其少且
無子女強之改適姑以死自誓與余大姑共持

家政余時弱冠就外傳所以督余者甚力甫成
立而汝母即世二十年勞瘁汝所目也及汝兄
登賢書汝姊嫁汝二人始束髮而冢婦曾復去
世三在抱男女復托命烏嗟夫袁氏三世皆姑
懷中物也言已復哭諸孫及諸眷屬皆慟哭不
肖孫宏道哭而勒諸石且系以銘
銘曰荷葉山之翁翁三官塚之童童協余夢是
惟淨土之近封女禪兒海嬉以從

勅封孺人廖氏墓石銘

孺人廖氏為先庶子伯修兄總室少庶子七歲
年十八乃歸時伯脩方為孝廉既官翰苑遂封
孺人隨伯脩燕邸者十二載家居前後凡五載
稱未亡四載得年三十八以萬曆甲辰八月十
八日卒於寢孺人性醇和貞粹相夫子以義畜
妾媵以息伯脩亡意緒殆不欲生持齋繡佛日
夜期地下伯修甫襄事遂命斲棺治鬼衣若遠
行之裝束恬然安之未及二年而逝嗣子祈年
將以是年十二月一日安葬於先庶子墓旁相

距丈許遂為之銘

銘曰原之右為姑若夫原之左為子若姪夜臺之聚首勝白日之歔泣性溫而貞不媿姑也操嚴而潔不媿夫也唯其不媿是以含笑而歸願佐夫子於黃壚

夷陵羅子華墓石銘

羅公諱文彩字子華先世隱居蘇之洞庭山祖欽賈往來楚蜀間愛夷陵朴雅遂家焉欽生怡是為懷湖公怡生三子伯文錦季文鑑公其仲

也生而穎異日記數千言為偶聲輒隨口應而公以近籍恐為里閭所欺遂罷習舉子業與伯同賈私携古文詞讀之遇山水佳處乃流連忘返伯叱之曰毋豈有牙籤籌子青山賈兒耶公謝之不顧也已乃獨賈日則筭緡夜則鉛槧如初利輒倍他人橐中不遺一錢伯乃嘆服伯蚤逝去懷湖公沒纔三年公慟哭曰天乎奪吾父兄之速耶撫伯子如所生擇里中英妙為之庭課後皆有聲諸生間未幾公亦三舉子遂去賈

業以詩書為專門性好施予嘗有婦垢面而呼問其故則鬻身以償其夫貸者也公憫之遂為代償又買一姬納幣矣已乃聞其故夫不能成禮改而別字者公乃資之合歡幣帛一無所問有貸其貲以賈者日走青樓中貲蕩盡以居求償公憐之曰少年幸莫入輕肥場吾不汝迫也遂焚其券公嗜琴晚年好益甚嘗曰袁孝尼不傳廣陵散世豈遂無音耶吾性在山水指間勃勃常有流泉遠澗不願聞人間鷓絃鏗撥聲也

峽州之解琴自公始少時嘗與客奕客先一道不能勝公忿而歸取局譜觀之精思半月遂兩先客人以是服其敏居家務為儉素淳朴所餘輒施修剝造梁無虛歲再飲於鄉後輒辭暮年飯心蓮邦課誦至忘寢食既病不服藥唯誦極樂如常一日呼洗浴甚急諸子泣曰陰陽家言時日不利柰何公輪指曰明旦當利為汝等一日留至期乃合掌曰門外有高衲携我入七寶池矣遂端坐而逝享年七十有二歲配王氏即

少宰兄柳溪公女賢泚聞於鄉黨先公二十六
年卒子三長冠國子生次冕廩諸生次旒州庠
生皆以文藻知名于時而冕留柳浪湖一月與
余倡和最久異日不媿木天石渠之選者也孫
男十繼室盧氏撫育諸子無異已出先公十年
而卒卒之歲公長女夢其先妣文鑑謂曰汝父
母數俱盡汝父以陰德當延一紀至是始驗於
是冠等以某年月日合葬於河西之後庄而乞
銘于余

銘曰是以菩薩檀度莊嚴其身者也是以周孔
禮樂訓其子若孫者也是支那國之善士而蓮
花七寶土之氓也

司馬孺人墓銘

孺人司馬氏邑之谷昇里人年十六而歸余同
高祖妣冰壺公逮事舅姑若干年克盡婦道舅
即德興縣貳龍潭翁也翁甫得官即解綬歸優
游田里間稱善士村故多盜翁甘雄於貲徙避
不常孺人佐妣為層樓居翁姑其上翁喜謂里

人曰吾今日始覺高枕之為甘也翁晚歲獲享
耄期壺觴嘯詠比于陶白者非與孺人之力也
非有隱德捐已之急以卹困至于橋梁舟楫便
即施之以故家遂貧孺人安之督課僮力嚴慈
有方家無羨財而佐夫子以行德者行之終身
不嚴迨康子秋伯子宗郢舉于鄉里人乃竊嘆
曰是乃若夫婦所為封殖者也次子宗成邑庠
生子某某甫弱冠皆有雋才伯子得雋之三年
而孺人卒是為甲辰春年若干歲寔于先姑之

右宏道曰谷昇母出賢女康子之捷三人余家
兄弟先後得雋五人皆甥于谷者也偶然耶抑
地靈耶兩村相隔一帶水當為將來佳話
銘曰其婦也範其母也式胡不耀之三光而襲
之九地是宜隆其封傑其制去此三年天語將
至
兵部車駕司員外郎龔公安人陳氏合葬
墓石銘
壬寅冬十二月望駕部龔公偕余往二聖禪林

是夕建三聖閣寒月燭林如洗夜半公呼余出
笑曰此坡公承天院舊案也吾兩人乃復繼之
呼同事數少年不應苦邀之以霜威辭公曰少
年何衰憊甚豈若老健耶徘徊霜月下余體粟
漸不支而公愈勃勃余私念曰是壽者相也後
四日丙夜忽有叩門聲甚急余披衣起問之則
曰公暴卒余不韉而馳至則公瞑目數刺矣公
精研性命至晚乃通釋氏不葷血者三年高才
博學於書無所不窺每得異典躬自讐校蓄書

至萬餘軸邑人士稍知慕古者公與兄先太原
之力也性寬厚恥談人過人有挾械以弄公者
公佯若墮之而實了了後雖負公公亦竟不發
好古圖畫及鐘鼎五畝之宅花竹居半恠石枯
松纍纍几席間亭臺軒楯小不當意輒毀去踰
日更作疏題未竟椽棟已移公竟以此貧然公
不屑也嘗從河北使還見道上柳條孃孃公愛
不已呼役夫伐數枝縛置輿旁問之則曰江南
無此佳柳持婦樹之聞者匿笑及至家僅得枯

株數條而已公猶令置水邊其韻致高遠皆此類噫此可與齷齪俗見道耶以使道亦當不解也公晚歲與余最契所可言者公之粗迹至公之自得處雖公不能言也公諱仲慶字惟長方伯公季子而太原令之弟也母曰趙夫人生嘉靖庚戌歲萬曆己卯舉于鄉名第三時先兄宗道第八里中以為美譚庚辰成進士授行人乙酉改福建道御史甫再月出為磁州判以疏論權黨也未幾陞汝寧推官丁亥轉南戶部主事

戊子調兵部車駕司員外郎頃之以內艱歸既而方伯公亦卒公遂無經世意自稱遯菴居士角巾散帶之朋赤髭白足之侶優游茂樹晤言終日者十餘年竟若坐脫以去雖世壽僅五十三然彈指拂石於公何別公之學何學也哉公卒之三年釋服僅踰月公之妻安人陳氏以病瘍亦卒時乙巳之九月十有三日也安人慈慧恭謹事姑嫜以孝育妾媵以恩撫諸庶踰已出好施樂善與駕部同之封安人邑中呼為女聖

先是安人持五十三佛名號甚謹委家僮善書者另錄一紙僮書未半而所置案稍不潔其人復嗜飲是日午猛風捲地一黑衣神擁而入拔是經至安人所居樓前已排空直上霹靂大作市中人見若匹練後有人自城外來云十餘里尚見之竟不知墮處余聞之嘆曰此精誠之感也雖然安人恐將厭世已而果逝余兄弟幼失母安人待之若所生安人之亡也余與中道弟及諸婦皆哭之慟安人生已酉壽踰公四年安

人事公若干歲委曲以怡公者無所不至公甚敬禮之長子炳聞及女適李氏者安人出子某及女適鄒氏者皆庶出而次子某早卒炳聞子三以丙午正月二日合葬特丘東山之原而余泣為之銘此公志亦余責也
銘曰公歸之日釋者寶方夢一大士飄然而南翔云有善人結伴以行已復有逝而更生者云見公于琉璃之堂公之侍姬明眉鬢髮仙袂揚揚笑公之旁儒者曰此荒唐之言也以問表生

生笑而不荅既而告曰汝見夫掣空而直上者
誰之主張耶

舒大家誌石銘

家崇陽舒氏女生嘉靖之壬午家貧父憐其慧
教之新聲走荆郢間未幾至余里見王父左溪
公慈而俠委身年三十餘而王父即母家了然
一身無他男女族長者以其穠李恐不當霜雪
家以死自矢朝緝暮織為余叔督家以甚勤苦
并諸子宗正等家皆母之推乾就濕倍于所生

閨操之嚴凜若寒玉稱未亡者五十年壽八十
有四歲噫是可銘也矣
銘曰貪泉之水不變廉士之腸蘭生叢棘中不
敗其芳唯橘與枳何其易徙聞家之風可以愧
死

慈谿錢君墓石銘

慈谿錢侯令余邑朞年而政成以最考聞于朝
鄉大夫畢賀侯泣謝曰是先子教也先子居常
誨不肖曰而知物情乎衡之所以適者平也水

之所以鑑者澄也春之所以暢者溫也霜之所
以厲者潔也命不肖勒諸佩不肖兢兢龜蔡之
下車以來唯恐一朝戾先子教以為諸大夫辱
其敢言最鄉大夫曰是也是乃戾之所以福我
民者先公持矩平戾則之以程物居心淨戾規
之以用照溫然而煦育耶唯先公之膏液也皎
然而冰雪耶不可犯者色耶唯先公之凜冽也
民等不獲事先公猶幸沐先公之教以生敢不
下拜戾起謝未幾戾持先公狀一通乞銘于余

余唯執役之禁故不敢以不文辭公諱良臣字
顯君其先家于鄆勝國時有均一解元者始從
慈三傳而為滇少叅森正統壬戌進士也森生
珪珪生鈇鈇生儀即公之父公生而穎異失怙
早能自得師弱冠有倍年之知所與交多名士
如侍御向公某太史王公某文學桂公某孝廉
張公某雅以文行推重公稱素心交及桂公早
世向王諸公先後起家而公屢蹶場屋諸公每
以石交援公弗屑也壯年讀書雲間豪傑多從

之遊如唐君某鍾君某皆出公門下及鍾宦括
蒼遣使迎公公至彼為條利病及諸曹史不職
狀鍾嘆曰始余從先生學謂章句恒事耳今乃
知學之所以任也余不足以盡先生是數端者
又安足以盡先生學余負媿多矣鍾卒內召為
時名臣云公有至性自以奉養不逮居恒抑抑
即年當耆艾每一道及則泪泫泫下嘗叔邑子
羨金有孔姓者力不及將鬻妻以償公聞之大
驚急寘不問數年後過市閭有婦人抱嬰拜公

前者公驚問故注謝曰此乃向者君所寬也余
夫婦幸得瓦全遂有子此一瓣香為君子若孫
燒也公佯為不知者而避之其既以振人之急
不自為德皆此類晚年自號層峯居士志入山
之深也公疆仕始生邑侯故侯每曰先子盛年
多竒行生也晚遂不及聞傷哉余曰公之學不
可見見于門墻及哲嗣者皆公學之餘也不朽
者三公有其二何憾也昔揚王孫以羸葬而傳
劉伶以酒頌而傳士之垂譽豈必在多哉公生

于嘉靖丁亥九月十六日卒于萬曆戊子四月
九日逝後三年而邑侯舉于鄉邑侯母沈以嘉
靖壬子十二月二十五日生萬曆甲午三月十
二日卒子三長即邑侯名胤選娶趙氏繼娶向
氏仲奇選娶應氏季龍選邑諸生娶鄭氏女一
適諸生羅雲鳳孫男六名標邑諸生名策名籍
俱長出名科名桂名柱俱仲出孫女三亦長出
也將以某年月日合葬于邑東之鄒山乃為之
銘其碣曰

其身之不試而試諸子涓涓者液如波方駛近
則四明遠唯若水畢萬之後必大請誓諸砥

徐景鳳元輝叅訂

門人袁焮度無涯初校

吳士冠相如手書

瀟碧堂集卷之十五

吳中詩以子書

無異詩以詩

蘇州詩以詩

蘇州詩以詩

蘇州詩以詩

蘇州詩以詩

蘇州詩以詩



聖